

中華民國五年

每部大洋裝四冊
定價

廣藝舟雙楫

上海廣藝書局印行

廣藝舟雙楫卷首

叙目

可著聖道。可發王制。可洞人理。可窮物變。則刻鏤其精。冥繚其形爲之也。不劬於聖道。王制人理物變。魁儒勿道也。康子戊己之際。旅京師。淵淵然憂。惛惛然思。俛攬萬極。塞鈍勿施。格細於時。握髮懃然。似人而非。厥友告之曰。大道藏於房。小技鳴於堂。高義伏於牀。巧異顯於鄉。標枝高則隕風。累石危則墜牆。東海之鼈。不可入於井。龍伯之人。不可釣於塘。汝負畏壘之材。取桀杙。取櫛櫨。安器汝。汝不自克。以程於窮。固宜哉。且汝爲人太多。而爲己太少。徇於外有。而不反於內虛。其亦闇於大道哉。夫道無小無大。無有無無。大者小之殷也。小者大之精也。蟪蛄之巢。蚊睫之睫。又有巢者。視虱如輪。輪之中。虱復傳緣焉。三尺之畫。七日遊不能盡其蹊徑也。拳石之山。丘壑巖巒。辟深宵曲。蟻蠓蚋生。蛙蠃之衣。蒙茸茂焉。一滴之水。容四大海。洲島煙立。魚龍波譎。出日沒月。方丈之室。有百千億獅子。廣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反汝虛室。遊心微密。甚多國土。人民

豐實。禮樂黼黻。草木龍鬱。汝神禪其中。弟靡其側。復何驚哉。盍黔汝志。耜汝心。息之以陰。藏之無用之地。以陸沈。山林之中。鐘鼓陳焉。寂寞之野。時聞雷聲。且無用者。又有用也。不龜手之藥。既以治國矣。殺一物而甚安者。物物皆安焉。蘇援一技而入徼者。無所往而不進於道也。於是康子翻然捐棄其故。洗心藏密。冥神却埽。攤碑搗書。弄翰飛素。千碑百記。鈎午是富。發先識之覆疑。竅後生之宦奧。是無用於時者。之假物以遊歲莫也。

國朝多言金石。寡論書者。惟涇縣包氏。觚之揚之。今則孳之衍之。凡爲二十七篇。篇名如左。

原書弟一

尊碑弟二

購碑弟三

體變弟四

分變弟五

說分弟六
本漢弟七
傳衛弟八
寶南弟九
備魏弟十
取隋弟十一
卑唐弟十二
體系弟十三
導源弟十四
十家弟十五
十六宗弟十六
碑品弟十七
碑評弟十八

餘論第十九

執筆第二十

綴法第二十一

學敘第二十二

述學第二十三

榜書第二十四

行草第二十五

干祿第二十六

論絕句第二十七

永惟作始於戊子之臘。寔購碑於宣武城南南海館之汗漫舫。老樹僵石。證我古墨焉。歸歟於己丑之臘。迺理舊稿於西樵山北銀塘鄉之詹如樓。長松敗柳。侍我草元焉。凡十七日至除夕述書訖。光緒十五年也。述書者西樵山人康祖詒長素父也。

廣藝舟雙楫卷一

原書第一

尊碑第二

購碑第三

原書第一

文字何以生也。生於人之智也。虎豹之強。龍鳳之奇。不能造爲文字。而人獨能創之。何也。以其身峙立。首函清陽。不爲血氣之濁所熏。故智獨靈也。凡物中倒植之身。橫立之身。則必大愚。必無文字。以血氣熏其首。故聰明弱也。凡地中之物。峙立之身。積之歲年。必有文字。不獨中國有之。印度有之。歐洲有之。亞非利加洲之黑人。澳大利亞洲之土人。亦必有文字焉。秘魯地裂。其下有古城。得前劫之文字於屋壁。其文字如古虫篆。不可識別。故謂凡爲峙立之身。曰人體者。必有文字也。以其智首出萬物。自能製造。不能自己也。

文字之始。莫不生於象形。物有無形者。不能窮也。故以指事繼之。理有憑虛。無事可指。

者。以會意盡之。若諸聲假借其後起者也。轉注則劉歆創例。古者無之。倉沮創造科斗虫篆。文必不多。皆出象形。見於古籀者。不勝僂數。今小篆之日月山川水火艸木面首馬牛象鳥諸文。必倉頡之遺也。匪惟中國然。外國亦莫不然。近年埃及國掘地。得三千年古文字。郭侍郎嵩燾使經其地。購得數十搨本。文字酷類中國科斗虫篆。率皆象形。以此知文字之始於象形也。

以人之靈而能創爲文字。則不獨一創已也。其靈不能自己。則必數變焉。故由虫篆而變籀。由籀而變秦分。即小篆由秦分而變漢分。自漢分而變真書。變行草。皆人靈不能自己也。

古文爲劉歆僞造。雜採鐘鼎爲之。余有新學僞經考辨之已詳水經注。稱臨淄人有發齊胡公之銅棺。其前和隱起爲文。惟三字古文。餘同今書。子思稱今天下書同文。蓋今隸書。即蒼頡篇中字。蓋齊魯間文字。孔子用之。後學行焉。遂定於一。若鐘鼎所採自是春秋戰國時各國書體。故詭形奇製。與倉頡篇不同也。許慎說文敘。謂諸侯力政。不統於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今法德俄文字皆異。可以推古矣。但以之亂經。則非孔子文字。不能不辨。若

論筆墨。則鐘鼎雖僞。自不能廢耳。

王僧叙百二十六種書體。於行草之外。備極殊詭。按佛本行經云。尊者闍黎教我何書。

自下太子。廣爲說書。或復梵天所說之書。今婆羅門書王。佉盧吐書。隋言。富沙迦羅仙人說書。隋言。

阿迦羅書。隋言。節分。瞢迦羅書。隋言。邪寐尼書。隋言。大。鴛瞿梨書。隋言。耶那尼迦書。隋言。娑

迦羅書。隋言。牦牛。波羅婆尼書。隋言。波流沙書。隋言。父與書毗多茶書。隋言。起尸。陀毗茶國書。隋言。

陀羅低書。隋言。形人。度其差那婆多書。隋言。優波迦書。隋言。僧佉書。隋言。阿婆勿陀書。

阿菟盧摩書。隋言。毗耶寐奢羅書。隋言。脂羅多書。隋言。西瞿耶尼書。隋言。阿沙書。

勒支那國書。隋言。即此。摩那書。隋言。末荼义羅書。隋言。毗多悉底書。隋言。富數波書。隋言。提婆書。隋言。那

羅書。隋言。夜义書。乾闥婆書。隋言。阿脩羅書。隋言。迦羅婁書。隋言。緊那羅書。隋言。摩睺羅伽

書。隋言。彌伽遮迦書。隋言。迦迦婁多書。隋言。浮摩提婆書。隋言。安多梨义提婆書。隋言。鬱多

羅拘盧書。隋言。通婁婆毗提訶書。隋言。烏差婆書。隋言。膩差婆書。隋言。娑伽羅書。隋言。跋闍羅

書。隋言。梨伽波羅低犁伽書。隋言。毗棄多書。隋言。阿菟浮多書。隋言。奢婆多羅跋多書。隋言。伽

那那跋多書。隋言。優差波跋多書。隋言。尼差波跋多書。隋言。波陀梨佉書。隋言。毗拘多羅波陀那

地書

從二增上凶

耶婆陀輸多羅書

增上句已上

未茶婆囉尼書

中流

梨沙邪婆多波怪比多書

諸山

苦陀羅尼

卑义梨書

觀地

伽伽那卑麗义尼書

視虛空

薩蒲沙地尼山陀書

一切藥草因

沙羅僧

伽何尼書

總覽

薩婆韋多書

一切種音

三藏記云

先覺說有六十四種書。鹿輪轉眼。神鬼八部。

惟梵及佉樓爲勝文。西陽雜俎所攷。有驢肩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馱乘書。特牛書。

樹葉書。起尸書。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凡六十四種。然則天竺古始書體更繁。

非獨中土有虫籀繆填之殊。芝英倒薤之異。其製作紛紜。亦所謂人心之靈。不能自己也。

隋志傳婆羅門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義廣。蓋天竺以聲爲字。涅槃經有二十五字母。華嚴經有四十字母。今通志七音畧。所傳天竺三十六字母。所變化各書。猶可見也。唐古忒之書。出於天竺元世祖中統元年。命國師八思巴製蒙古新字千餘。母四十一。皆相關紐。則採唐古忒與天竺爲之。亦迦慮之變相也。我

朝達文成公。又採唐古忒蒙古之字。變化而成。國書。至乾隆時。於是製成清篆。亦以聲而演形。並託音爲字者。然印度之先。亦必以象形爲字。未必能遽合聲爲字。其合

聲爲字。必其後起也。遼太祖神冊五年。增損隸書之半製。契丹大字。金太祖命完顏希尹。依倣楷書。因契丹字。合本國語爲國書。西夏李元昊。命野利仁榮。演書成十二卷。體類八分。此則本原於形。非自然而變者。本無精義自立。故國亡而書隨之也。

歐洲通行之字。亦合聲爲之。英國字母二十六。法國二十五。俄德又各殊。然其始亦非能合聲爲字也。其至古者。有阿拉伯文字。變爲猶太文字焉。有敘利亞文字。巴比倫文字。埃及文字。希利尼文字。變爲拉丁文字焉。又變爲今法英通行之文字焉。此亦如中國籀篆分隸行草之展轉相變也。且彼又有篆分正斜大小草之異。亦其變之不能自已也。

夫變之道有二。不獨出於人心之不容已也。亦出人情之競趨簡易焉。繁難者人所共畏也。簡易者人所共喜也。去其所畏。導其所喜。握其權便。人之趨之若決川於堰水之坡。沛然下行。莫不從之矣。几席易爲牀榻。豆登易爲盤碗。琴瑟易以箏琶。皆古今之變。於人便利。隸草之變。而行之獨久者。便易故也。鐘表興則壺漏廢。以鐘表使人。能懸於身。知時者。未有捨鐘表之輕小。而佩壺漏之累重也。輪舟行則帆船廢。以輪舟能速致。

跨海者未有捨輪舟之疾速。而樂帆船之遲鈍也。故謂變者天也。

梁釋僧祐曰。造書者三人。長曰梵書。右行。次佉樓。左行。少倉頡。下行。其說雖謬。然文字之製。欲資人之用耳。無中行左右行之分也。人圓讀不便於手。倒讀不便於目。則以中行爲宜。橫行亦可爲用。人日本橫。則橫行收攝爲多。目睛實圓。則以中行直下爲順。以此論之。中行爲優也。安息書革旁行以爲書記。安息卽今波斯也。回回字右行。泰西之字左行。而中國之書中行。此亦先聖格物之精也。然每字寫形。必先左後右。數學書亦有橫列者。則便於右手之故。蓋中國亦兼左行而有之。但右行實於右手大不順。爲最愚下耳。

中國自有文字以來。皆以形爲主。卽假借行草。亦形也。惟諧聲略有聲耳。故中國所重在形。外國文字。皆以聲爲主。卽分篆隸行草亦聲也。惟字母畧有形耳。中國之字。無義不備。故極繁而條理不可及。外國之字。無聲不備。故極簡而意義亦可得。蓋中國用目。外國貴耳。然聲則地球皆同。義則風俗各異。致遠之道。以聲爲便。然合音爲字。其音不備。牽強爲多。不如中國文字之美備矣。

天竺開國最先。創音爲書亦最先。故戎蠻諸國悉因之。西域記稱跋祿迦國字源三十餘。羯霜那國。健馱羅國。有波爾尼仙作爲字書。備有千頌。頌三十言。究極古今。總括文書。八紘外史。及今四譯館所載。悖泥文。萊蘇祿。暹羅。呂宋。諸國書。皆合聲爲字。體皆右行。並未原於梵書。日本國書字母四十有七。用中國草書爲偏旁。而以音貫之。亦梵之餘裔也。

聲學盛於印度。故佛典曰。我家真敎體。清淨在音聞。又以聲聞爲一乘。其操聲爲咒。能治奇鬼異獸。蓋聲音之精也。唐古忒蒙古及泰西合聲爲字之學。莫不本於印度焉。秦教皆出天竺予別西有論此變之大者也

綜而論之。書學與治法。勢變畧同。前以周爲一體勢。漢爲一體勢。魏晉至今爲一體勢。皆千數百年一變。後之必有變也。可以前事驗之也。今用真楷。吾言真楷。

或曰。書自結繩以前。民用雖篆草百變。立義皆同。由斯以談。但取成形。令人可識。何事誇鍾衛。講王羊。經營點畫之微。研悅筆札之麗。令祁祁學子。玩時日於臨寫之中。敗心志於碑帖之內乎。應之曰。衣以揜體也。則短褐足蔽。何事采章之觀。倉以果腹也。則糗

八
藜足飫。何取珍羞之美。垣牆以蔽風雨。何以有雕粉之璀璨。舟車以越山海。何以有幾組之陸離。詩以言志。何事律則欲諧。文以載道。胡爲辭則欲巧。蓋凡立一義。必有精粗。凡營一空。必有深淺。此天理之自然。匪人爲之好事。楊子雲曰。斷木爲棊。剡革爲鞠。皆有法焉。而況書乎。昔唐太宗屈帝王之尊。親定晉史。御撰之文。僅義之傳論。此亦藝林之美談也。況茲書譜。講自前修。吾旣不爲時用。其他非所宜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因搜書論。畧爲引伸。儻子臨池。或爲識途之助。若告達識。則吾豈敢。

尊碑弟二

晉人之書流傳曰帖。其真蹟至明猶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爲帖學宜也。夫紙壽不過千年。流及

國朝。則不獨六朝遺墨。不可復覩。卽唐人鈎本。已等鳳毛矣。故今日所傳諸帖。無論何家。無論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鈎屢翻之本。名雖義獻。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論。譬如子孫曾玄。雖出自某人。而體貌則別。

國朝之帖學。薈萃於得天石菴。然已遠遜明人。況其他乎。流敗旣甚。師帖者絕不見工。

物極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後。碑學中興。蓋事勢推遷。不能自己也。

乾隆之世。已厭舊學。冬心板橋。參用隸筆。然失則怪。此欲變而不知變者。汀洲精于八分。以其八分爲眞書。師仿弔比干文。瘦勁獨絕。懷寧一老。實丁斯會。既以集篆隸之大成。其隸楷專法六朝之碑。古茂渾朴。實與汀洲分隸之治。而啓碑法之門。開山作祖。允推二子。卽論書法。視覃谿老人。終身歐虞。褊隘淺弱。何啻天壤邪。吾粵吳荷屋中丞。帖學名家。其書爲吾粵冠。然窺其筆法。亦似得自張黑女碑。若懷寧則得於崔敬邕也。阮文達亦作舊體者。然其爲南北書派論。深通此事。知帖學之大壞。碑學之當法。南北朝碑之可貴。此蓋通人達識。能審時宜。辨輕重也。惜見碑猶少。未暇發掘。猶土鼓賁桴。椎輪大輅。僅能伐木開道。作之先聲而已。

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後。小學最盛。談者莫不藉金石以爲改經證史之資。專門搜輯。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於是山岩屋壁。荒野窮郊。或拾從耕父之耒。或搜自官廚之石。洗濯而發其光采。摹搨以廣其流傳。若平津孫氏。侯官林氏。偃師武氏。青浦王氏。皆緝成巨帙。徧布海內。其餘爲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圖。

金石志、金石索、金石聚、金石續編、金石補編等書。殆難悉數。故今南北諸碑。多嘉道以後新出土者。即吾今所見碑。亦多金石萃編所未見者。出土之日多可證矣。出碑既多。考證亦盛。于是碑學蔚爲大國。適乘帖微。入續大統。亦其宜也。

涇縣包氏以精敏之資。當金石之盛。傳完白之法。獨得蘊奧。大啓秘藏。箸爲安吳論書表新碑。宜筆法。於是此學如日中天。迄於咸同。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蓋俗尙成矣。

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欲尙唐碑。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筆畫完好。精神流露。易於臨摹一也。可以改隸楷之變二也。可以攷後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結構。宋尙意態。六朝碑各體畢備四也。筆法舒長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實爲唐宋之所無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於尊乎。

購碑弟三

學者欲能書。當得通人以爲師。然通人不可多得。吾爲學者尋師。其莫如多購碑刻乎。揚子雲曰。能觀千劍。而後能劍。能讀千賦。而後能賦。仲尼子與論學。必先博學詳說。夫

耳目隘陋。無以備其體裁博其神趣。學烏乎成。若所見博。所臨多。熟古今之體變。通源流之分合。盡得於目。盡存於心。盡應於手。如蜂採花。醞釀久之。變化縱橫。自有成效。斷非枯守一二佳本。蘭亭醴泉所能知也。右軍自言。見李斯曹喜梁鵠蔡邕石經張昶華岳碑。徧習之。是其師資甚博。豈師一衛夫人。法一宣示表。遂能範圍千古哉。學者若能見千碑而好臨之。而不能書者。未之有也。

千碑不易購。亦不易見。然則如何。曰。握要以圖之。擇精以求之。得百碑亦可成書。然言百碑。其約至矣。不能復更少矣。不知其要。不擇其精。雖見數百碑。猶未足語於斯道也。吾聞人能書者。輒言寫歐寫顏。不則言寫某朝某碑。此真謬說。令天下人終身學書。而無所就者。此說誤之也。至寫歐則專寫一本。寫顏亦專寫一本。欲以終身。此尤謬之尤謬。誤天下學者在此也。

又有謂學書須專學一碑數十字。如是一年數月。臨寫千數百過。然後易一碑。又一年數月。臨寫千數百過。然後易碑亦如是。因舉鍾元常入抱犢山三年學書。永禪師學書四十年不下樓爲例。此說似矣。亦謬說也。夫學者之於文藝。末事也。書之工拙。又藝之